

浙南闽语的“着”字及其语法化过程

文 / 林 枝

苍南闽语中的“着”字共时用法体现了历史文献中“着”字的历时演变，它正处于语法化的过程中。其语法化过程可归纳为：处所动词“着”虚化，开始走向两条路径：

处所动词“着”>处所介词“着”>与方位词结合构成“方位介词短语”>持续体标记；

处所动词“着”>结果补语“着”>实现体标记>经历体标记。

一、引言

根据已有文献发现，闽南语传入浙江南部后（主要指苍南县、平阳县、玉环、洞头一带），由于自身的演变和周围方言的影响，与福建南部的闽南语已有较大区别，统称为“浙南闽语”。苍南闽语是浙南闽语的一大代表，与平阳、玉环等地闽语互通无阻。

由于闽语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受当地其他语言的影响，浙南闽语中有许多独特的语言现象，例如助词“着”的多样用法。关于助词“着”的语法化过程，学者们已做过很多探讨，汉语方言中的持续标记、表示完成意义的成分、结果补语、方位介词等都和“附着”意义的“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

种联系能不能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找到痕迹证明呢？共时层面的语言现象往往透露着历时的变化过程。闽南语，作为一种较好地保留了古、近代汉语的方言，也较完整地保留了近代汉语中“着”的各种用法。

二、苍南闽语中“着”的用法

1. 处所动词“着”[ɿʔ¹]

（1）侬不着厝。（人不在家。）

（2）阮爸着上海。（我爸在上海。）

2. 介词“着”[ɿʔ¹]

苍南闽语中的介词“着”仍兼有动词的用法。两者的根本

壮阔、欣欣向荣的工业化图景，并配有文字“坚决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表现了工业的美和工人的美，具有极强的鼓动性。第2期的图片是用特写镜头刻画的一个弯腰挑起重担的干部形象，他裤脚卷得很高，腿上身上都沾满泥土，目视远方并面带微笑，他的身后隐约可以看出是一群劳动得热火朝天的农民，左下标有三行文字“学习焦裕禄同志 永远保持劳动人民本色”，“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图片的宣传主题是生产和劳动，或者说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审美倾向于工业的美和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革命品质之美。如果不是作秀，很难想像，80年代之后是否还会出现这样满身泥土、和贫农一起劳作的干部形象，还是只会出现西装革履、一尘不染的充斥于荧屏的官僚形象？

1979年第2期的封四是一幅水粉画，画中一个女子俯首独坐，旁边摆着一个插满了花的花瓶，花儿开得绚烂多姿。女子的神态安详静谧，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流露出的情感极为微妙。整幅画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标题也是李商隐式的“无题”，强调个人的隐秘情感。第3期的图片是一幅中国传统国画“唐人击鞠图”，画面展示了5位贵族女子手执球

杖，策马击球的场景。这里的“击鞠”即现在的马球运动，在中国古代，马球被称作“击鞠”，盛行于唐宋元三代，主要流行于军队和宫廷贵族中，至清代始湮没。可见这是一种具有娱乐性的贵族运动，就如今天的高尔夫球和马术一样。

注释：

[1][2]巴金，靳以。《收获》发刊词。收获，1957(创刊号)

[3]罗荪。三个收获。收获，1979(01)

[4]巴金。欢迎工农兵文艺评论。收获，1965(04)

[5]刘占科。读《野菊花》。收获，1966(01)

[6][7]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38页，281页

[8]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26-327页

[9]王书怀。山间红梅花枝俏。收获，1966(02)

[10]田永昌。水兵诗页。收获，1966(02)

作者简介：陈金晶，上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实习编辑：龚 阳

差别在于作谓语的功能。苍南闽语中“着”作为介词，用法主要有两种：

a. 引进处所、时间：

(3) 时间定着暗瞑八点。(时间定在晚上八点。)

(4) 伊倒着眠床。(他躺在床上。)

b. 与“为”组成“为着[ui³¹tio⁰]”结构，引进原因或目的：

(5) 为着多趁两个钱，天天起早摸黑。(为了多挣些钱，每天起早摸黑。)

3. 补语标记“着”[tio³⁵]

苍南闽语中，“着”作为结果补语标记也常见。例如：

(6) 没拍着依。(没打到人。)

(7) 走着脚卜断嘞。(走到脚都快断了。)

4. 实现体标记“着”[tio³⁵]

苍南闽语表实现体标记主要是“了[liau⁵⁵]”，但“着”用于实现体标记的情况也有：

(8) 听讲这种药食着就好。(听说这种药吃了就好。)

(9) 听着起头就晓什么歌。(听了开头就知道歌曲。)

作为实现体标记的“着”通常与副词“就”连用。

5. 经历体标记“着”[tio³⁵]

在普通话中，经历体的标记是“过”。苍南闽语经历体标记可以用“着”表示，附着在谓词性词语之后：

(10) 因阿爷早时村长也有当着。(他爷爷早年曾当过村长。)

(11) 旧年正去着北雁。(去年才去过北雁。)

(12) 我有去着上海，无去着北京。

6. 持续体标记“着”[tio⁰]

苍南闽语中持续体标记也用“着”表示，与持续体标记“着许[tu³¹e⁰]”用法基本一致。

(13) 门开着，依不着厝。(门开着，人不在家。)

(14) 汝雨伞带着无？我惊落雨。(你带着伞吗？我怕下雨。)

(15) 车里坐两个依着 / 车里两个依坐着。(车内坐着两个人。)

三、苍南闽语助词“着”的来源及其演变

在诸多学者对助词“着”的语法化讨论的基础之上，综合苍南闽语“着”的共时用法，我们知道，助词“着”的语法化过程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着”如何从动词到介词，进而发展为动词标记的；另一方面是在“着”前面紧挨着的动词，它的词义范围是如何一步一步扩大的。动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紧随其后的“着”的语法化进程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1. 从动词到介词

近代汉语中，动词“着”虚化为介词大约产生于唐代。根

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着”从动词的“附着”义，如“风行而著於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虚化为介词“着”。

曹广顺、太田辰夫、王力等认为汉代以后出现了跟在动词之后的“着”的用例，但是却没找到其时的例子。所用的例子“犹如花朵缠著金柱(佛本行经，卷二，大藏经，卷四)”^[1]是隋代的，“其身坐著殿上(六度集经2)”^[2]是三国时期的(太田辰夫)。但是，我们还是基本可以确定在汉魏六朝时期，“着”开始与具体动词连用，形成一种联动并列结构。

这时的“V+着+处所宾语”格式中的动词多是一些会产生“附着”状态的，表示某物通过某个动作而附着在某处，两物间距离紧、有接触。“着”既是动作的结果，又引出物体到达的处所。可见，“着”的意义上仍带有动词性，东西附着于某处即可认为是东西存在于某处，可以译为现代汉语中的“在”。

徐丹(1992)提到，方言中保留古汉语“V着”最完整的是闽语。“在”与“着”在“V+X+地点词”的句型里混用并竞争了一个时期(六朝时期)后，北方方言中“V在”逐渐取代了“V着”，同时也继承了“着”的附着意义。而闽南语则直接继承了“V着”的用字，除了前文例子，还如：

(16) 绳吊着墙壁。(绳子挂在墙上。)

(17) 恁小妹藏着楼顶。(你妹妹藏在楼上。)

2. 从介词到标记

a. 补语标记

在“着”虚化的早期过程中，虚化的介词“着”有表示“在”的用法和表示“到”的用法，后者出现时间晚于前者。

王力《汉语史稿》提出：到了唐代，带“着”字的动词后面开始有宾语，“着”字有“到”得意思。如：“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杜甫诗)“还应说著远行人。”(白居易诗)^[3]

“着”由动词演变为表示“在”的介词(并列结构)以及表示“到”的补语(动补结构)主要取决于“着”前的动词词义的扩大以及其后的宾语限制变化。当“着”前动词能产生“附着、放置”意义，且“着”后跟着处所宾语时，“着”演变为处所介词，即句“V(静态)+着+处所名词”，如“放着桌顶”。当“着”前动词为不局限于“附着、放置”义的静态动词而进一步扩大化，“着”字之后开始出现处所词以外的对象宾语时，“着”主要表示动作结果，我们把这类演变的“着”称为补语标记，即句“V(动态)+着+动作承受者”。例如近代汉语文献中：

日暮拂云堆下过，马前逢著射雕人。(杜牧：游边)

赵州云：遇著个太伯。(祖堂集，206页)^[4]

累着我腿疼，却叫我去看看。(醒世姻缘传，第一回)^[5]

苍南闽语沿袭了近代汉语句的用法，用“着”表“在”义；也沿袭了近代汉语句的用法，用“着”表“到”义。再如：

(18) 小心点仔，拍着依嘞。(小心点，打到人了。)

(19) 伊惊着全抖起来。(他怕到全身发抖。)

此部分的“着”仍多是用空间领域,“着”前的动词也是表示空间运动的动词。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我们常常从空间认知领域投射向时间认知领域,“着”的用法亦然。由此“着”进一步虚化。

b. 实现体、经历体标记

苍南闽语用“着”表示结果补语,例如“看着依”(看到人),它的否定式是“无看着依”,与完成体的否定式相同,例如“吃了饭”的否定是“没吃饭”,又“结果补语也表示完成貌”^[6],从语义上说,一件事总要完成后才能有结果,所以结果补语既表示结果,也必得同时表示完成。可见,结果补语与实现体有着密切的关系。

梅祖麟(1989)提出:六朝时的“着”分两种:静态的“着”,普通话说“在”,其中有发展为现代汉语吴语中的持续貌词尾,也发展为现代汉语闽语中的方位介词(如厦门话“坐著椅顶”)。动态的“着”,普通话说“到”,其中有发展为吴语中的完成貌词尾。^[7]

考虑到苍南闽语由于受周围其他强势语言、方言的影响而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笔者推测,苍南闽语中的完成体“着”很有可能与吴语中的“仔”类似,源自“动态的‘着’”。如前文所说,动作到达终点,就有了结果,因而具有“完成”意义也可理解。魏晋南北朝时就有“着”表示结果的例子:

由坐久故,睡寐极著。(贤愚经,卷九)

在之后的《祖堂集》中,“结果”义也消失了,“着”表示动作或状态实现的语法化意义已经出现:

南泉云:“智不到处,不得说著,说著则头角生也。”

何年饮著声闻酒,迄至如今醉未醒。

上述《祖堂集》第一个例子“谓词1+著+谓词2”主要根据动词的先后因果顺序可知,谓词1完成后才出现谓词2,而句子的重点在于谓词2所表达的意义,可用“则”连接。第二个例子中,主要根据时间的前后对比以及动词的语义特征,动词具有内在的终结点。

梅文中也举了宋元时期江南白话文献里关于实现体标记“着”的例子:

佛云:“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触著及祸生。(大慧书·答吕舍人居仁第一书)

只见老大,忽然死著,思量来这是甚则剧,恁地悠悠过去了。(朱子语类辑略)

苍南闽语中实现体用法与上述相同。首先,“食着”、“听着”中的动态动词“食”、“听”,从动作特征上来说动作具有一定的动向;从语义上来说动作具有时间过程,有其内在终结点。“就”连接的前后谓词具有时间上的一前一后,前者实现、完成之后方能进行后一动作或产生后一结果。其次,“食着”、“听着”以及“说着”都是动结式,“着”相当于结果补语,结果补语有发

展为完成体标记的潜能。再者,经历体与实现体的区别主要在于参照时间不同。从上文苍南闽语经历体标记的例句中可知,苍南闽语中“着”用作经历体标记往往有其特定的足句条件^[8],而通常这些“足句条件”限制了其动作的发生是在过去。

根据吴福祥共时推勘法^[9],笔者推断如下:

“着”作为标记在苍南闽语中有实现体标记“着a”,经历体标记“着b”,补语标记“到”即“着c”的用法。根据语义相关度原则,“着”的上述三个用法之间有同源关系。因为完成体标记表示动作的完成,而经历体与实现体的区别主要是在参考时间上,经历体的“着”应该来自实现体的“着”,补语标记“到”也包含了“动作完成”的意义,在“完成”这语义范畴之上三者具有很高的相关度。而现在,在苍南闽语中“着”作为引进处所的介词、补语、虚词用法同时并存,根据汉语虚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可以此构建它在共时平面的虚化路径。苍南闽语中的“着”正处于演变过程中,如“躺着眠床(躺在床上)”中表介词;“冷着抖起(冷到发抖)”中表结果补语;“拍着人(打到人/打过人)”可以理解为结果补语,也可以理解为经历体标记,根据具体语境而定;而“食着就好(吃了就好)”、“有去着(去过)”只能理解为实现体、经历体标记。可见,很有可能苍南闽语中实现体、经历体的“着”来自表动作位移的补语(即结果补语“着”),由空间位移的完成而变为动作在时间中的实现与完成。可以简化表示:

近代汉语中	苍南闽语中
√V(静态、空间领域)+着+处所名词>V(静态)+着+处所名词	
动词“着”	
√V(动态、空间领域)+着+动作对象>V(动态、空间领域)+着+动作对象	
	V(动态、时间领域)+着(+动作对象省略或前移)

这样看来,完成体助词“着”的普遍出现应在宋元,而完成体助词“了”在北宋时期已经产生并得到普遍运用,所以完成体助词“着”刚一出现,便受到“了”的排挤。从而导致它在北方方言中几乎找不到痕迹,在保留较好的南方方言中使用也较少。苍南闽语中亦然,表示完成体的标记主要还是用“了”字。

3. 持续体标记

研究“着”的语法化论文,通常以持续体标记“着”为起点和终点。但是,苍南闽语中虽然也以“着”作为持续体标记,但是它却缺失许多普通话和其他方言中持续体标记“着”的共性。

普通话中持续体标记“着”后可接宾语,例如“床上躺着一个人”,但是苍南闽语中不使用“动词+着+宾语”的句型,宾语要提前,如:

门上贴着对联。(普通话)

门面顶对联贴着。(苍南闽语)

普通话中常常会见到这样的句子：“他在门口站着。”即表处所、方位的介词短语与持续体标记同时出现，而这样的句型在苍南闽语中基本不见踪影。这句话在苍南闽语中，通常会说“伊企着[tɕʰi]门头”，不用持续体标记，不说“伊着[tɕʰi]门头企着[tio]”。此外，也基本没有类似于普通话“顺着”之类的“介词+持续体标记”的用法。可见，苍南闽语中持续体标记是不与方位介词短语一起出现的。

苍南闽语中，对持续体进行否定时往往不是简单的否定。例如“伊坐着”，用“无（没）”进行否定，“伊无坐着（表示他没坐在那，人在另一个地方）”，“无”否定“着”，处所义加强。而苍南闽语中“坐着食”虽然也是普通话“坐着吃”直译过来，但是往往更是强调处所，而持续义减弱，实际上有着“坐在那吃”的意思。这里，若用苍南闽语另一持续体标记“着许”表示，处所义更强烈。

在普通话或其他方言中我们常用“V1+着+V1+着”这样的形式表示动作的持续产生的一种结果或变化。例如：我看看看着就睡着了。但是，在苍南闽语中，持续体标记却没有这种用法。如要表示上例用法，苍南闽语中采用动词重叠的形式，“我看看（咧）就困去了”。苍南闽语中，动词的重叠也可以表示动作的持续，这时候并不需要持续体标记。例如：

电视看看就困去咯。（电视看看看着就睡着了）

数数（咧）就不记得咯。（数着数着就忘记了）

另外，大多数人认为普通话中“V+着+O”兼表进行体和持续体，而苍南闽语进行体和持续体有严格的语序区别。在语音上，双音节标记普遍存在（如苍南闽语的“着许”，关于福建闽南语的论文研究中通常写成“伫嘞”），这貌似违背了语法化通常伴随着语音弱化的规律。

语法界普遍认可：形尾“着”字是从“附着”的意义演变而来的。根据苍南闽语现状和历史文献我们能证明“附着”义的“着”沿着介词、结果补语、实现体标记一路虚化下来，但是似乎还不能解释苍南闽语持续体的“着”在这一过程中。上述存在的功能差异对持续体标记同源说提出了质疑。

苍南闽语的持续体标记“着”，其一，意义上有明显的处所义。如“坐着吃”这样的例子，在普通话中表示吃的姿势是坐着的，而在苍南闽语中，往往带有明显的处所义，表示“坐在那吃”，“着”总是带有“在那”的意义。又如前文所提，当对持续体进行否定时往往不是简单的否定。“伊无坐着（表示他没坐那，人在另一个地方）”，“无”否定“着”，处所义加强。其二，使用上，与“方位介词+处所指示代词”具有排斥性。这里我们较为赞成林颂育的观点。从这两点，我们可以揣测很有可能闽南语的持续体标记来自“方位介词短语”，因为它本身具有方位介词短语的意义又不和它一起出现。王力在《汉语史稿》中也说过：真正形尾“着”字似乎还是继承了表示处所的“着”字，即处所结构往往能孳生出持续体意义。例如吴语中的持续

体表示：门开着搭，屋底没有人^[10]。其三，逻辑上，某物通过某一动作处于某地，那么也自然会形成某物相对于某地而处于静止的状态，即持续义。再者，语音上，方位介词短语“在那”到持续体标记“着”有弱化，符合虚化规律，其演变过程可图示：

[tɕʰi xə⁵³] 短语：在那) [tɕʰi xə⁰] [tɕʰi e⁰] 持续体标记：着许)
[tio⁰] 持续体标记：着)

语音上：主要元音高化，音节合并，声调变为轻声；语义上，处所义进一步弱化，持续义增强；认知上，从空间投射到时间。

四、结语

苍南闽语中的“着”字共时用法体现了历史文献中“着”字的历时演变，它正处于语法化的过程中。其语法化过程可归纳为：

处所动词“着”虚化，开始走向两条路径：处所动词“着”>处所介词“着”>与方位词结合构成“方位介词短语”>持续体标记；处所动词“着”>结果补语“着”>实现体标记>经历体标记。

注释：

[1]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第二章 动态助词 第二节 着

[2]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四章 第二节 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二

[3]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359 页

[4]以上两例来自：刘坚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5]此例来自：吴福祥.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方言，2001(04)

[6]梅祖麟.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语言研究，1981(创刊号)

[7]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1989(03)

[8]苍南闽语中的经历体“著”通常要与其他成分一起才能足句：与表时间意义的词连用；与“有”、“无”连用；与表动量的词语一起用。

[9]“公式推勘法”概念.见：吴福祥.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方言，2001(04)

[10]见：<http://www.docin.com/p-18738988.html>，温州方言的体和貌。“着”相当于普通话的“在”，“搭”为处所词“那”。

参考文献：

[1]李如龙.闽南方言语法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2]林颂育.试论闽南话持续体标记的来源.语言科学，2010(04)

[3]徐丹.汉语里的“在”与“著”.中国语文，1992(06)

作者简介：林枝，上海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实习编辑：龚 阳